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战长沙 / 却却著. —修订本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4.8

ISBN 978-7-218-09477-9

I. ①战… II. ①却…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4 ) 第169753号

ZHAN CHANGSHA

战 长 沙

却 却 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曾 莹

责任编辑: 王 宁 施 勇

责任技编: 周 杰 黎碧霞

封面设计: 彭 力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( 邮政编码: 510102 )

电 话: ( 020 ) 83798714 ( 总编室 )

传 真: ( 020 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书 号: ISBN 978-7-218-09477-9

开 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: 26 字数: 342千

版 次: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 020-83795749 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 020 ) 83790604 83791487 邮 购: ( 020 ) 83781421

一家人面面相觑，始终没人挪动脚步，平安惊醒了，吓得哇哇大哭，小满把他的头包住，无比轻柔地哄。

湘君仍然不敢相信，不住地喃喃自语，“他说有警报的，说是明天早晨才烧，怎么可能呢，怎么可能呢……”她很快回过神来，把牙一咬，冲进房间拨电话，电话没有任何声音，电灯也熄了，黑漆漆的公馆犹如一个巨大的棺木，她只能克制着由心头发出的颤抖，冲出来凄厉大喊，“爸爸，我们走吧！”

无人应答，奶奶一步步退回自己家门口，好整以暇坐下来看天。

这时，三三两两的士兵从南门跑来，一路敲打民房大门，有的泼汽油有的点火，脾气不好的直接赶人，脾气好的还在跟居民苦口婆心宣扬“焦土抗战”。自己的家被烧，人们哪里肯答应，许多人跟士兵扭打成一团，然而，迅猛的火势面前，这种举动只是螳臂挡车而已。

长沙是千年古城，许多街道房屋历史悠久，烧起来自然快，只在街头放过火，火龙借助风头，瞬间就能吞没整条街。可怜许多人尚在梦中，烧到门口才知道，穿着单薄的衣裳冲出火海，哭叫连天。

若是没来得及跑的呢？湘湘和小满脑海中闪过同样的念头，惊惧莫名，同时回头定定看着胡长宁。胡长宁恍若未觉，默默看向红彤彤的天空，眼珠子几乎瞪掉下来。

胡长宁也算见多识广，却还是第一次遇到只能用荒谬来形容的事情，惊恐之后，唯有满心绝望。

千年缔造，毁于一旦，他们如何下得了手！

其他街坊观望一阵，终于忍不住，扶老携幼走避。孤身一人住在街角的一位七旬老人知道胡家底细，扶着拐杖颤巍巍挨到胡长宁身边，肃容道：“胡先生，战况到底如何？”

胡长宁颤声道：“不瞒您说，我傍晚得到的确切消息，鬼子在新墙河！”

远方传来一阵杂乱无章的吼声，“鬼子到新河了，快跑啊！”

仿佛是证实那些人的话，枪弹的爆炸声轰然而起，在各处此起彼伏，然而，爆炸声后，各方很快归于平静，只有人们的哀嚎怒骂，并不见密集的枪炮声，胡长宁凝神听了一气，也听出端倪，顿时满脸惨白，身体摇摇欲坠。

事！”

奶奶浑身一震，横眉怒目道：“小满，我家有这么多人在军队里，你不要再去凑热闹！”

湘湘瑟缩一下，抬头用眼角的余光扫过几人，突然后悔回到长沙，重又陷入这一团混乱里。

湘水鼓足勇气道：“十奶奶，我哥也在军队，已经好久没回去了，出来的时候我爷爷还说，是死是活都要把他弄回去。”

奶奶用力呸了三声，大怒道：“那个老家伙怕是发神经吧，哪有这样咒自己孙子的！”

湘水被她吓了一跳，用蚊蚋般的声音道：“其实，我哥想娶他们一个女同学，爷爷不让，我哥一气之下就走了，我上次来没找到，还被我爷爷骂了好久。”

“他没有联系你们吗？”顾清明皱眉道，“你给我名字和年纪，我想想办法吧。”

湘水眼巴巴地看着这个大官，决定暂时放弃对他的成见和仇隙，蹲下来在包袱里翻了一气，找出一张照片，还是怕大官很毒的眼睛看出自己的小心思，眼神飘忽一阵，想托人转交。顾清明气不打一处来，抢过照片看了看，念道：“胡湘泉，民国六年九月生人。”

他突然轻笑出声，“这个名字我从一个叫覃异之的军参谋长口里听说过，这人是连长，是个很‘霸道’的人，明明斯斯文文的人，军事训练的时候比一般人都强。覃异之现在调过去任师长，有次还跟我说要好好栽培两个人，一个是史恩华，另一个就是胡湘泉。”

湘水一双大眼睛不停地眨，一副懵懵懂懂的模样。奶奶看不下去，敲了他一记，赶紧收拾行李。湘水摸着脑袋，抱着包袱蹲下来，哭丧着脸道：“我爷爷一定要我把他弄回去啊！”

顾清明暗暗好笑，负手走到他面前，将照片拿给他，冷笑道：“临阵脱逃要军法处置，不要怪我没提醒你！”

奶奶瞥了两人一眼，不着痕迹地摇摇头，将两麻布袋拖向库房。小满连忙截住她，带着几分炫耀将袖子挽好，一手提着一个麻布袋气势十足地往后走，奶奶

不出所料，三两下工夫，那张脸就红得几欲滴出血来，他越看越爱，分离太久，这会儿真恨不得将她拆吃入腹。她似感受到他浑身的热度，垂下眼帘，默默将他不规矩的手指抓在手心，悄然紧了紧，传递自己的思念之情，也让他注意形象，他会意，反过来握紧她的手，用带着一丝喑哑的声音附耳道：“等我们回来，随军吧，我想你！”

这一次，她没有任何推托之词，柔柔地应了一声“好”。

他以为还要费些唇舌，没想到如此顺利，将她的手紧了又紧，见她眉头皱了皱，立刻放开，拉到面前用双手握住，怕她看见自己的失态，脸转向窗外，嘴角几乎咧到耳根。

然而，她没有错过如此可爱的表情，轻轻靠在他肩膀，用似要挠到他心尖尖的轻柔声音道：“Merry Christmas, darling!”

热热闹闹送走两人，胡家上下突然都沉寂下来，小满趴在门口石狮子上想心事，毛毛学他的样子爬上另外一只，又觉得实在幼稚，跳下来仰着头观察他，准备他一哭就递上自己的小手帕。

小满扑哧笑出声来，揉揉他的发，看着两人远去的方向继续发傻。

毛毛好心安慰他，“小舅，你要是没地方现你的新车，可以载我去学校，保准你过足瘾！”

小满哭笑不得，跳下来恶狠狠道：“我是在想正事，才没你那么幼稚！”

“整天看你东游西荡，哪里在做正事！”胡长宁被他气得已经没脾气，拉上毛毛去学校，虽然自己能教得好，送到学校毕竟能让孩子跟同龄孩子玩，性格开朗些许。

小满却是个爱较真的性子，何况偷偷美了那么久，早就憋不住了，闪身拦在两人面前，笑嘻嘻道：“爸爸，你知道谁的字写得好，跟我写个牌匾吧，我在湘潭县里帮人建了抗属工厂，下月五号就要开工，那么多孤儿寡母，得让他们有口饭吃。”

“什么抗属？”毛毛歪着头打量两人的脸色，觉得小满的笑容着实幼稚，以为他又会被狠狠骂一顿，用力叹了口气，表达自己的无奈之情。

出乎意料，胡长宁这次并未骂人，反而笑容满面地拍拍小满肩膀，也不去回

## 第十一章

“这日子可怎么过啊，钱根本不值钱，米都快卖到20元了，还在一个劲往上涨，这得饿死多少人啊，真是作孽！”

听到奶奶中气十足的唠叨，湘湘呆立在门口，离别不到一年的时光，竟恍若隔世。胡长宁略显嘶哑的声音适时响起，“我们这里有饭吃已经很不错了，听说河南闹饥荒，饿死好多人，卖妻女换粮食的到处都是。您老人家就放宽心，胡家不会少我们吃穿。还有，您以后别老在街上转，世道太乱，您嘴巴快，不怕贼偷，也怕贼惦记上啊。”

“惦记就惦记，谁怕他！”话虽这么说，奶奶还是偃旗息鼓，唉声叹气。胡小秋笑道：“十奶奶，有我在，贼不敢来，您就放心吧！”

湘湘突然觉得安全，也终于觉出到家的真实感，近乎疯狂地扑上去敲门，奶奶耳朵不太灵光，没有听到，小满打着呵欠钻出来，眼睛一亮，大叫道：“湘湘！”

湘湘气急败坏，发出近乎凄厉的呼喊，“快开门啊！”

小满吓了一跳，冲过去才拉开一条缝就有人扑进来，抱着他哇哇大哭。奶奶和胡长宁交换一个眼色，并未打算安慰归来的心肝宝贝，不用说也知道，她在重庆受的委屈不会少，虽然心疼不已，这一步非走不可，顾家才是她最终的归宿。

等到看清楚湘湘的模样，众人都惊恐不已，连一贯坚强的胡小秋也忍不住鼻子发酸，坐在树下眼睛发直，秀秀只听了个开头，早就到厨房忙活，抽抽搭搭地哭。

湘湘如同变了个人，瘦骨嶙峋，满脸污痕，手上伤痕累累，这哪里是受了委屈，分明就是受了天大的折磨！大家这才知道，顾清明要给她一点颜色瞧瞧，在他的默许下，顾家上下的女人拿她当成笑话，连仆人也敢当面给她脸色看。而那些不知所谓的上流社会她哪里融得进去，各种好戏轮番上演，美女投怀送抱，给顾清明介绍姨太太的高官名媛层出不穷，对她则软硬兼施，无所不用其极。

顾清明防得了一时，却防不了一世，被人灌醉送进交际花的房间，而她“恰

她找个长沙或者湘潭的本地人，有什么事我们也好照应她，你说呢？”

小满成功转移了胡长宁的注意力，他埋着头绞尽脑汁想新女婿人选，不一会儿就到了邮局，发出信函他还嫌不够，又发了一份电报，确保万无一失。

回到家，湘湘已经洗了澡睡下了，奶奶气过了头，在躺椅上闭目养神，胡刘氏也不舒服，湘君将她送上楼歇息，下来张罗东西给湘湘补身体，看到秀秀在拾掇花盆准备种菜，突然想到，家里人对秀秀的婚事丝毫没有湘湘那么上心，不由得心口一阵发疼，凑到她身边柔声道：“秀秀，你年纪也到了，想找什么样的男人，我叫爸爸他们帮你物色好不？”

秀秀木然道：“大姐，等二姐的事情定好再考虑我吧，我不着急的。”

湘君愣了愣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别等小满，他心太野，你管不住。”

出乎意料，秀秀反倒笑起来，“大姐，谁说我等他啦，现在世道太乱，我只是懒得找，像你一样跟孩子们一起过也不错啊！”

湘君哑口无言，一头钻进库房挑拣，秀秀面带微笑走进厨房，在无人处突然抱着头蹲了下去。

小满在厢房外徘徊良久，看到湘君端着一碗姜汤过来，连忙接下，先问了一声，听到湘湘有气无力的声音，这才推门进去，仍然如往常那般，往床榻上一坐，也不急着将姜汤端给她，送到嘴边慢慢吹冷。

看着他日益挺拔的身躯，许许多多他过往的背影慢慢涌到眼前，湘湘挪了挪，将头搁到床边，盯着有些褪色的红缨珞，眼眶一热，又硬生生憋回那股热流，勾着嘴角柔柔地笑，声音轻得仿似自言自语，“你知道吗，在重庆的时候经常遇到空袭，我真想跟他们同归于尽，有时候又舍不得，舍不得你们，不甘心死在他乡……”

“喝吧！”话没说完，小满将姜汤送到她嘴边，她用力挤出笑容，就着他的手一口气喝光，和他碰了碰额头，似乎要把远去的光阴一点点拾起。

小满摸摸她的额头，长长吁了口气，伏在床边将她一缕头发绕在指间玩，湘湘到底感觉出一丝诡异的气息，小心翼翼道：“你有什么话想说？”

小满浑身一震，犹豫了半晌，幽幽道：“其实，我很早的时候喜欢过一个女孩子，她的声音很甜美，讲话很好听，特别是念诗的时候，真有点像大珠小珠落玉盘，真是极致的享受。她本来也跟你一样喜欢看书写文章，后来她家里遭逢巨

不懂管理，什么事情都要往最好的方面做，每天要让他们吃好喝好，往里头拼命砸钱，胡家那些老人家也不知道抽什么风，一个劲说夸他有本事。果然，不到两个月就坏了事，账算出来，入不敷出是肯定的，上头明里暗里打的秋风和胡家往里头贴的钱连他都心疼。

胡家早不是以前的胡家，挑大梁的人走完了，胡长泰做事有多么辛苦大家都是亲眼所见。小满提出伙食和其他用度上省一点，却忘了真实的人性。大家的胃口都被喂得好了，竟然当他是欺负人，一个个怨声载道，又欺他年轻好说话，消极怠工，能偷懒就偷懒，能拿就拿。

厂子自然办不下去，由政府全盘接管，胡家亏得起，又宠着他，老人们都不说话，那些做事的却不答应，小满是个心高气傲的性子，自然听了不少闲话，平素没怎么吭声，心里头早就闹翻了天，只当胡大爷看得起他，从此对他言听计从，这次听说胡大爷想毛毛了，偷偷回来把毛毛拐去乡下，胡长宁自知理亏，舍不得也不好说什么。

有了这一次，希望小满以后能真正懂事点，别再给胡家添麻烦了。胡长宁闷闷地想，母亲离开胡家独立时他已经记事了，同样不想欠他们太多人情，总觉得在辛苦一辈子的母亲面前抬不起头来。

胡刘氏慢慢走来，因为看不清人，难得地表现出柔情的一面，靠着他的肩膀站住，捕捉着楼下的动静，满面黯然。

胡长宁拉住她的手拖到身边坐下，即使成亲多年，如此亲密的动作做起来还是让人脸红心跳，好在黑暗遮蔽了所有忐忑心情，两人静默相对，明明满腹心事，却都不知如何开口。

听到苏铁的声音，胡刘氏心头一动，小心翼翼道：“你觉得苏医生这人怎样？”

胡长宁如何不知道她的心思，摇头轻叹道：“别提这事了，湘湘不肯。”

“为什么！”胡刘氏不由得提高了声音，愤愤不平道，“她猪油蒙了心是不是，顾家哪里容得下她！”

胡刘氏是个爱操心的人，身体又不好，大家有什么都瞒着她，胡长宁斟酌半晌，缓缓开口，“过一阵子再说吧，现在不急，这个苏医生我打听过，也是战争孤儿，由教会资助上的学，虽然冷漠了些，人倒是不错，聪明好学，又很正派，

休息一个小时，行不行哪？”

“你知道个鬼，你这个木脑壳，跟你说也没用！”奶奶扑哧笑出声来，起来时才觉腿脚没力，又不好意思说，揽过毛毛，撑着毛毛的肩膀往前走。毛毛有些愕然，看到胡长宁朝他悄悄摇头，这才明白过来，脚步更慢，胸膛挺得更高，像个真正的男子汉。

湘湘因为技术过硬，也被安排在前面接待那关，对伤病员进行最直接有效的处理，重病者则径直送往苏铁坐镇的急救室。今天早上吃得太多，湘湘泡上一大杯茶消食，才喝了两口，运送伤员的军用卡车就已经到了。派来支援的军警大声吆喝，一人一马当先开路，将伤员一个个弄下来，看得出来大家都有些心急，叫骂声此起彼伏，连伤员的呻吟也掩盖下去。

仿佛面临一场大战，湘湘收敛心神，迅速冲去接应，一个个检查分派。其实，根本用不着分了，这一批所有的都是重伤员，有三个已经没了呼吸，湘湘就地施行急救无果，眼睁睁看着三张年轻的脸庞蒙上白布，心头突突作跳，疼痛难忍。

“还有没有？”发现担架没了，湘湘揉了揉胸口，哑着嗓子冲外头叫了一声。

“还有一个！”

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，湘湘拼了命将尖叫声吞入腹中，疯狂地冲了进去，看到一个锥心刻骨的温柔笑脸，终于发出不明所以的凄厉声音，朝他怀中扑去。

“别！”“不要！”“不要啊！”无数个声音同时响起，从他身后冲出一个瘦弱的身影，正挡在她面前，猛地把她推开，湘湘脸色一沉，只听院长在身后大喊，“别动，顾先生受了重伤，赶快准备手术！”

顾清明仍然笑得出来，“夫人，没事，我能走到这里，说明我命硬，只怕连阎王爷也不敢收我，你先帮我看看，再倒杯水给我喝，我就是渴得慌！”

从他惨白的脸色和小穆的泪眼，湘湘到底看出名堂，唇一咬，二话不说就往回走，径直走到急救室外头热烘烘的小房间，让他把衣服脱下来。

“脱不下！”这一次，他只憋出了三个字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她，不知是太热还是别的原因，额头冷汗涔涔。

小穆在两人脸上看来看去，突然抱着头蹲了下去，呜呜直哭。湘湘已然明白



胡刘氏平素讷于言辞，此时更说不出什么，忍着针扎一般的心痛匆匆离开。

小满也不嫌麻烦，一连跑了几趟，给湘湘送饭、送衣服、送洗漱用品、送鸡粥。等他把小穆带回来休息时，胡长宁听到消息，也带着毛毛回来了，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，既怕吵到病人，又担心女婿，在院子里抄着手转悠半天，还是吃饱喝足的小穆一句话解决他的难题，“他吃完粥精神好多了，跟湘湘有说有笑呢！”

小满再次变成车夫，载着胡长宁往医院赶，一路上两人犹如陌生人，无人开口，小满满心忐忑，生怕他又赶一次，那自己再也赖不下去了。

好在胡长宁并没赶人，到了医院还让他一起去，小满心花怒放，跟在他身后走起路来都有点飘飘然，若不是许久没洗澡，又出了几身汗，浑身臭烘烘的，倒也有了以前的风流倜傥模样。

到了病房门口，苏铁正拿着X光片子匆匆而来，两人点头算是招呼，苏铁径直走到顾清明身边，指着片子给他看，似笑非笑道：“顾先生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！”

顾清明哪里看得懂，湘湘凑上来仔细瞧瞧，心头一块大石落了地，不禁笑了起来，“子弹偏离不到一公分就到心脏，淤血也排得很干净，只要两个伤口收了就好了。”

顾清明笑眯眯道：“我都说嘛，阎王爷不敢收我！”

苏铁拿过片子，跟他握了握手，淡淡道：“没事就好，刚才可把你夫人吓坏了，我先跟你道个歉，刚刚我太着急，打了她一下，还请不要见怪才好！”

湘湘这才想到刚才的事情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，低着头讪笑。其实，她也搞不明白，明明是他落井下石和动粗，为何倒是她自己尴尬。不过，经过这次，她对苏铁又有了新的认知，这确实是正人君子，话说得不好听，医术和医德却都同样地让人钦佩。

顾清明又不是瞎子，两人之间的小动作如何看不见，有他这一句，心里的疙瘩终于消除了，用力和他握手，连声道谢。

胡长宁和小满交换一个眼色，难抑兴奋，笑容满面地打听要怎么治疗，湘湘拍着胸脯笑道：“放心放心，有我在呢，包你不用七天就能出院！”

苏铁看得刺眼，嘴角一勾，拿片子去拍她脑袋，“你就不怕我找颗子弹再塞

花了多少冤枉钱，费了多少心思，不就是舍不得让她吃苦，她怎么能如此践踏父母的一片苦心！

她学了护士，有了本事，他真的很自豪，但是，她怎么能这么伤他们的心，顾清明去的是战场，不是重庆啊！

小满一拳头砸在大腿上，霍然而起，厉声道：“顾大哥，你在重庆怎么待我家湘湘的，你给我们说清楚！”

见他发难，毛毛眼睛一亮，挣开胡刘氏的怀抱，故作天真道：“是啊，小姨夫，小姨回来哭得可厉害哪，为什么啊？”

小满找到同盟军，一下子有了底气，将毛毛拎到身边，冷冷道：“姓顾的，你自己摸摸良心，我们胡家是怎么待你的，你们顾家是怎么待我们湘湘，你要是觉得良心上过得去，就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，湘湘好找别人。跟你说实话吧，只要等到你的签字，我们胡家已经准备好办次酒，风风光光把湘湘嫁给苏大哥！跟了你，湘湘真是太亏了！”

怕他不相信，毛毛连声附和，小脑袋点得如同小鸡啄米。

顾清明满脸凄然，并不回应，苏铁倒没想到小满会把话说这么明白，颇为尴尬，在这家人脸上一扫过，连满脸紧张的毛毛也没放过，心头渐渐掀起万丈狂澜。虚度了二十多年光阴，他第一次懂得了家和家人的含义，对于能走进这个大门，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，与他们一起生活，感到由衷的欢喜。

然而，此时此刻，事情成了僵局，湘湘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胡家不会松口，顾清明不可能放手……苏铁心中百转千折，慢慢踱到顾清明面前，无视他怒火熊熊的眼神，压低声音道：“你真要带她走？”

顾清明咬牙切齿道：“不带走，难道让给你！”

苏铁摇头苦笑道：“她喜欢的是你啊！”

湘湘的后背无比挺直，多年来始终线条优美，让人不知不觉失了心神。顾清明定定看向她的方向，悄然吁了口气，带着几分懊恼自言自语，“这可怎么办？”

苏铁轻轻叹息，“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你是个男人，就不该让她一个人面对！”

顾清明若有所思瞥他一眼，摸摸几近痊愈的伤口，看到苏铁嘴角的冷笑，不禁心头火起，大步流星走到湘湘身边，同样重重跪倒。

相觑，摇头叹息。

“兔崽子，当我老人家是小猪仔啊，用担子挑着走，亏你想得出来！”

“奶奶，我跟湘湘小时候表哥不也是这么挑我们的，哪里敢当您老人家是小猪仔，真是冤枉啊！”

看到小满急得满头是汗，胡长宁实在不忍心，只好过去打圆场，“妈，就让他试下吧，挑不动我再叫小秋他们来帮忙！”

奶奶说不过他们，往台阶上一坐，嗷嗷干号，“你们走啊，不要管我这个快死的老家伙，还走什么走，你们就做好事，让我死在自己的家里头吧……”

楼上的胡刘氏被吵醒了，迷迷瞪瞪出来，从奶奶的吵闹声里却捕捉到另外一个压抑的哭泣，登时浑身发软，扶着栏杆大叫，“妈，不要出声，外头有人，快！”

苏铁离门最近，猛地打开冲了出去，果不其然，毛毛正缩在石狮子脚边，满身泥泞，瘦弱不堪，眼睛肿得在污黑的脸上几乎找不到了。

苏铁心头咯瞪一声，迅速镇定下来，也不开口，轻轻将他拉起来，在众人惊恐万状的目光下径直带到后院。奶奶扶着门框痴痴凝望，只是街头空空荡荡，哪里还有第二个人的影子！小满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越过她往外飞奔，一边跑一边甩自己耳光，眼睛又热又疼，只是什么都憋不出来。奶奶朝他摇摇伸手，所有的声音都堵在喉头，轻轻吐了口气，声音没有出来，一抹红色倒是沿着嘴角缓缓流下，她赶紧擦干净，摇摇晃晃往后走。

秀秀从厨房探出头来，对上毛毛惊恐绝望的眼睛，一跤跌倒在门口，地上顿时见了红。不过，她似乎毫无知觉，迅速起身，默默打好热水送到苏铁面前，回去的时候再次跌在原地，作势要起来，撑了两三次，终于放弃努力，这一次真的是没有力气起身了。

苏铁拧好毛巾，以做内科手术般的小心为毛毛擦脸，一边尽力拍着他，想让他停止颤抖，然而，他的努力完全没有作用，毛毛哇的一声，吐出一大口鲜血，仿佛从一场噩梦中惊醒，奋力睁开红肿的眼睛，转身冲着小满嘶吼，“快去报信，我们在浏阳的山路上遇到鬼子了，好多好多人，还有马还有炮，妈妈说他们是从江西萍乡来的，要包围我们……”

胡长宁听个开头，把牙一咬，迅速去拨电话，那方听了这些话，并无回应。

奶奶有了行动，一切都好办了，胡刘氏第二个上了轿子，第三个轿子稍微有点争议，胡长宁抵死不上，要让给秀秀，秀秀如何肯，最后还是苏铁出来圆场，秀秀带着毛毛一起坐轿子以便照顾。

忙乱一气，终于得以成行，胡小秋和两个汉子在墙角和屋子里转了一圈，看来做了不少埋伏，以防盗匪。

苏铁早就听说湘潭胡家的林林总总，见到这个阵势，不得不承认，大家族到底是大家族，如此妥帖周到。把沉睡不醒的毛毛和秀秀放上轿子，苏铁前前后后走了一圈，突然有种错觉，他跟胡家，跟这栋公馆的缘分已尽，这一走，也许就是永诀。

在黄昏明暗的光影里，他捂着胸口蹲了下去，眸中一片赤红。

衡阳有东西两站，往南走的坐粤汉路车，往西走的坐湘桂路车。六月十八号，方先觉和顾清明又一起过来视察，车站连续多日超负荷运转，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凄惨景象，大人的哭喊和孩子的嘶嚎此起彼伏，满地挤落的行李和垃圾，满地屎尿，人们不顾危险，在路轨旁守候，等待列车到来。

顾清明跟辘重团派出帮助转移百姓的一个副连长寒暄两句，挥手让他赶紧去做事，走回车中对里头闭目养神的方先觉轻声道：“还要半月的样子才能疏散完！”

“加快速度！”本已呼吸匀长的人立刻做出回应，挥挥手道，“形势不等人，让他们加派人手！衡阳一定要空城！”

列车带着凄厉的声音进了站，顾清明远远看去，只见一瞬间车顶上已经爬满了人，车顶尚且如此，更不用说车厢内了，顾清明满心不忍，钻进车里徐徐离开。

工事仍然在加紧修筑，即使组织撤离，百姓捐献木料石料的仍然络绎不绝，并不见战前的紧张气氛，请来的民工跟他们大声开着玩笑，有的匠人还嫌民工做事不稳当，捋着袖子就下场帮忙。

顾清明看得眼热，低头看着掌心的厚茧，一时竟不知如何面对那一张张笑脸。车子走了一气，方先觉打个盹醒来，恰巧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示意司机停车，拍拍顾清明肩膀，轻笑道：“你家小舅子！”

在她衣服上擦了擦脸，湘湘哭笑不得，作势要掐他脖子，小满伸出舌头装死，嗷嗷叫得惊天动地。

正在闹腾，小穆装腔作势的咳嗽声唤醒了两人，小满猫到窗户边一看，撇撇嘴道：“气死他！”

湘湘无奈地笑，这小满简直生来就是克顾清明的，两人斗来斗去，没一天消停。见顾清明脸色不太对劲，她摸摸肚子，迎上前去，柔声道：“不要紧的，我身体好得很，晚一点走也不怕！”

“都说回长沙啦！”小满还没死心，愤愤不平道，“湘湘，你别听他爸爸的，哥哥带你回长沙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家里肯定会伺候得舒舒服服的！”

“回什么回！长沙陷落了！”顾清明忍不住了，冲小满低吼一声。

空气仿佛一瞬间凝固了，连呼吸都难以为继，小满只想得到伸手扶住湘湘，张了张嘴，拼命想说什么来调节气氛，只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什么也不想说，甚至连湘湘几乎用五指勒进自己手腕的疼痛都无法察觉。

顾清明何尝不是揪心地疼，上前拥住两人，颤声道：“真的，今天清晨，岳麓山失守，长沙没保住！”他咬牙切齿道：“那些蠢材，我们苦苦守了那么多年，他们随随便便将长沙送了人，通通该死！该死！”

确实该死，湘湘和小满面面相觑，湘湘只觉眼前的脸颠来倒去，只能将全身的重量由生命中最重要两个男子分担，紧紧地闭上双眼，泪水潸然而下。

小满瞪圆了双眼，心中一时冒出无数个念头，仿佛有杆秤在长沙的亲人和靠自己肩膀的妹妹之间反复称量，准星滑来滑去，根本不知道无法选择。最后，还是顾清明帮他做了决定，“小满，收拾东西，马上送她走！”

到底跟从顾清明多年，屋外的小穆咬了咬牙，拔腿就走，很快就跟衡阳机场的同僚联系上，安排好一切，只等两人出发。

这时，一阵尖锐刺耳的电话铃响起，真正让人惊心动魄，顾清明接过电话，没听两句就满面狰狞，额头青筋暴跳，从那头怒吼道：“这个时候还想要金条，做他们的春秋大梦！让他们通通去找老蒋要，看他给不给，一群王八蛋！一群没廉耻的东西！”

摔上电话，他立刻拨了个电话给军部，按捺着怒火，冷冷道：“你跟方军长说，这件事我来出面，办不好毙了我！”

客气地坐了上去。

湖南天气闷热，山多水多，传染病特别是肠道传染病也多，现在全城的药铺都关了门，或迁往安化桥或者干脆不经营了，鬼子不免有些发愁，想必也找不出有效的方法遏止。

等陈翻译诉完苦，苏铁并不接茬，不动声色道：“我大伯要是干不好，还请陈先生多费心！”

陈翻译点头称是，大刺刺道：“胡先生只是撑撑场面，真正管事的也轮不到他，放心好了！对了，我叫人弄来好些你说的那种草药煲水洗，身上舒服多了，真没想到，你一个留过洋的医生还精通中医，佩服佩服！”

“哪里哪里！”苏铁也显得热络起来，笑吟吟道，“我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入乡随俗罢了！”随着车进了城，苏铁一边笑着一边撇开脸，笑声之中，眼里的光芒更显凌厉，有如刚出鞘的凛凛刀锋。

湘潭县城早已成了地狱，日军占了之后，疯狂地烧杀抢掠了三天才暂时消停，把目标转向周边地区。而后，潭宝、潭衡公路和湘江边所有码头都派了重兵把守，严加盘查，连杀带掳，人人自危，枉死无数。

早在战争开始前，湘潭县城里能跑的都跑得差不多了，店铺一概大门紧闭，满城萧条。青年人不是当兵打仗就是去山里“躲兵”，日军抓不到民夫，连老人都抓来抵用，架桥修路，搬运粮食和其他物资，路边倒毙的不计其数。

人们都说，都说蝗虫过境颗粒无收，鬼子兵过境那真比蝗虫还可怕，所过之处，家里抢得干干净净，强奸杀人，无恶不作，畜生都不如！

县城里的血迹已经洗净，四处贴满了治安维持会发出的征粮征夫告示，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，还真有鬼子兵当自家人的意味，然而，人们偶尔走过，无不朝告示狠狠地吐唾沫，咬牙切齿地痛骂。

鬼子自然也知晓，经常派人出来巡逻，抓些“暴民”杀一儆百，苏铁的车缓缓经过，正看到告示牌前一道喷涌的血柱，只觉眼睛瞪得都要暴突出来，用全身的力气拧在自己大腿，才不至于发出不合适的声音。

来到维持会，胡长泰早已守候多时，仍然挂着面具一般憨厚的笑容，在门口不停搓手转来转去。苏铁一个大步向前，用力将他愈加佝偻的身体扶住，笑呵呵道：“大伯，您什么年纪了，别老想着跟年轻人争功吧！”

转身上车，他满脸怅然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胡家的美人到底什么样子，我一定要好好见识见识！”

苏铁一边跑一边在心里把小满骂得狗血淋头，要不是他如此爱出风头，胡家哪里会有这么多把柄落在别人手里，他也不得不佩服胡长泰的明智，如果不是他率先出面当汉奸，白塘村早已成了死村。

回到白塘村附近，三人浑身汗水淋漓，苏铁摘了斗笠，和刘明翰一边一个扶着薄棺，面上渐渐凝起一层霜花，刘明翰没了眼镜，那喷火的眼神再也挡不住，让人望而生畏。请来的两人嬉笑一阵，到底知道今日这趟差使不好放肆，不由得眼观鼻鼻观心，只听喘气如牛。

送了一段，胡长泰掉头就走，刘明翰和苏铁也像没见过这个人，埋着头疾步向前，犹如战场上冲锋陷阵。请来的两个人有点受不住，一人借故回望，大声道：“胡大老板走了，谁付我们工钱？”

苏铁也只好停下歇息，见刘明翰神色脸色不对，知道他已是强弩之末，全靠一口硬气支撑，将随身的锡制酒壶递给他，刘明翰也不推脱，一口灌下，抬脚又走。

幸亏有这壶酒，从两山的豁口绕进通往白塘村的小路，刘明翰的脚步才有些虚浮，苏铁打声尖尖的唿哨，胡小秋和一个汉子从两边高坡上分头冲下来，顺势接过棺木。苏铁把工钱结了，打发走两人，胡小秋已经抬着棺木走出老远，而刘明翰无人理会，正坐在路边一个树墩上发呆。

苏铁抬着如灌了铅的脚走到他面前，朝他伸出右手。刘明翰视若无睹，冷冷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平白无故到我家来凑热闹？”

苏铁笑得脸涨得通红，遥望着美丽的山峦，轻声道：“如果可以，我也不想认识你们。那样的话，我现在就已经舒舒服服待在美国的医院，根本不用担心被杀死炸死，不用担心亲人的安危！”

听到“亲人”两个字，刘明翰浑身一震，定定看了他半晌，突然握紧他的手，一字一顿道：“家里的事，拜托了！”

不等苏铁开口，他竟然转身往外走，苏铁急了，横眉怒目地拦在他面前，刘明翰苦笑道：“不要拦我，他们把我养这么大，我一直没有尽到责任，甚至还一度怨恨他们，恨他们没坚持把湘君嫁给我，恨他们和薛君山同流合污，我真的不是东西，没脸见人。麻烦你帮我带一句话回去，我不能尽孝，但是我一定不会

爷那里抢人，哪里能还她一个健健康康的孙女！

朱沛报了信，立刻下田帮忙，胡大爷看得眼热，真是恨不得从坟里把自家的孙子都挖出来，一瞬间就没了刚才的劲头，耷拉着脑袋回到祠堂，犹豫半晌，硬着头皮进了门，捞起一块抹布将孩子们的脸擦干净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知道对不住你们，日本鬼子太凶残，到处杀人放火，那不是人能做出来的事情啊，也难怪你们拼了命要打，我要是还年轻，也会去扛枪打鬼子！我也是怕胡家几百年家业就这么没了，你们不要骂我，我没几年好活了，到了下面，随便你们处置吧！”

这些脸实在太年轻稚嫩，他盯着自己枯枝一般的手，将皮拉得老长又弹回去，自嘲地笑笑。胡长宁慢慢走来，靠着高高的门槛站定，赔笑道：“大伯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。”

胡大爷冷冷道：“不用商量，都在这里好好待着，你要做事就去教私塾，胡家快死绝了，要赶紧把这些小的都培养出来！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！”胡长宁从不知要如何跟人争执，尴尬地笑道，“大伯，现在时局稳定了，我们怕长沙的房子给日本人占了。”

“房子重要还是人命重要！”胡大爷将抹布砸在地上，恨恨道，“你家老的糊涂，难道你也糊涂，在这里好歹能保你一家平安，长沙那是个火坑，你懂不懂！”

胡长宁说不下去了，左右为难。胡大爷最见不得他这个懦弱的样子，直后悔当初没把这孩子强留下来，让他被那泼妇教成这个样子，想起刚刚还冲那不要脸的泼妇赔了笑脸，一股无名之火直冲头顶，骂骂咧咧走了。

听到胡大爷的骂声，奶奶本就打碎的自尊被人一脚揉成了泥，更是一秒钟也待不住了，毕竟长沙才是她的家，放着那么好的房子不住在乡下受气，连自己也看不起自己。

她是个心里有事就没法安生的脾气，立刻来了精神，召唤毛毛。苏铁能跑，毛毛却不能跑，乖乖地下山，听她说要回去，心里老大不乐意，男孩子都贪玩，在长沙他只能在胡长宁压制下读书，而且有读不完的书，他为了讨大家的欢心不敢说什么，其实早就有些抗拒，回到乡下才算如鱼得水。更何况现在妈妈没了，整个家里都是她的影子，提醒自己的愚蠢，他如何敢去。

奶奶精明得很，看出他的小情绪，正憋了一肚子火出不来，破口大骂。苏铁



看出她无理取闹的意思，连忙让两个孩子去田里玩，好声好气道：“奶奶，我正好要去长沙帮人看病，哪天一起走吧！”

奶奶求之不得，也有些不好意思，转头就去收拾东西。胡刘氏到底还是想回家看看，连忙帮她收拾行李，柔声道：“妈，他们待我们不薄，有话还是好好说吧！”

这事如何说得清楚，而且谁开口都不合适，胡长宁是个软趴趴的性子，胡大爷一贯强硬，奶奶把头一拍，突然想到被刻意遗忘的那个人，打发胡刘氏自己收拾东西，想起刚才太丢脸，连忙从门后摸出拐杖，颤巍巍地拄着拐杖出来了。

果不其然，毛毛还是不计前嫌跑来扶她，倒是秋宝有点怒其不争，甩手走了。看着他红通通的眼睛，奶奶一颗心犹如在油锅里过了一遍，连头也不敢抬，生怕山里头的湘君跑出来骂人。

奶奶找到朱沛时，大家正催促他回县城，村里的事情用不着他管，看好城里那一摊事情才是正经。在塘里好好洗了把脸，朱沛嘻嘻笑道：“奶奶，下来，沁凉的呢！”奶奶看水清得喜人，正在跃跃欲试，只听胡大爷遥遥唤道：“老女人不要下水啊，破坏风水！”

胡大爷是个老封建，看不起女人，规矩多得要死，村里人生了女娃别人都不会叫他，反正叫他也不会去。奶奶气得眼前直发黑，朱沛连忙上来扶住她，正色道：“奶奶，城里太乱了，到处看到杀人啊！”奶奶浑身一个激灵，垂着头往回走，朱沛吁了口气，满脸黯然。

旁边的田里，水兰和秀秀正将割好的稻穗堆在一起，水兰看了秀秀一眼，压低声音道：“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奶奶已经念了好久要回去了，你得空去长沙打听打听，看家里怎么样了。”

在鬼子眼皮底下，朱沛自然做事稳妥，如何没去打听过，听她这么一说，拳头攥得咯吱直响，一口银牙几乎咬碎。两人看出名堂，不禁瞠目结舌，水兰看着奶奶的背影，长叹不已，而秀秀恶狠狠地把手里的稻穗砸在地上，径直追了上去。

胡刘氏从奶奶脸色看出不妥，还当回长沙的事情不成，正要把行李归原，奶奶按住她的手，眸中掠过奇异的光亮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你们别走，我一个人回去瞧瞧，看看鬼子兵把长沙折腾成什么样子！”